

何谓血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刚强正直的气质”,《辞源》解释为“刚强正直的性格”。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百折不挠,但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民族血性使其生生不息。这种澎湃激昂的民族血性,使中华儿女充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豪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战斗意志,“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无私奉献,“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励精图治的情感、实践和价值取向,洋溢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血性风骨,撼人心魄,催人奋进。

粪土当年万户侯

湖南人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了得难”而闻名,这种“霸蛮”之气简直就是血性的同义语。杨度《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道尽了湖南人的血性和霸气。在湖湘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之下,毛泽东自幼就倔强不羁、坚毅顽强、无所畏惧、敢作敢为。

早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读到一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催生了他的政治觉悟,促使他“孩儿立志出乡关”。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世界英雄豪杰传》让他热血沸腾,他给自己取了“子任”的名字,志在“以天下为己任”。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血气方刚,洋溢着“书生意气”。他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他修学储能,“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



□ 汪建新

新美”。他主张“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为强身健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日记中,他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旷世格言。他正气凛然,蔑视权贵,“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粪土当年万户侯”。他激情澎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的民族忧患,使他“我怀郁如焚”。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拍案而起,发出“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愤怒声讨。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痛彻心扉地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振臂一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努力探寻救国真理,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怅然诘问。

伴随着五四运动浪潮的洗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促使他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从未动摇过。青年毛泽东也收获了爱情,有过“堆来枕上

愁何状,江海翻波浪”的儿女情长,但他最终“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风起云涌的革命事业。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开门见山:“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深入社会,研究国情,对中国的深重苦难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军阀混战,民怨沸腾。“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旧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以一个旧世界改造者和新世界创造者的革命者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对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初实践中,毛泽东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战工作、宣传工

作。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白色恐怖而付诸东流。面对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压倒,被征服,被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更清醒地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将他的革命理论归纳为一个石破天惊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霹雳一声暴动”,然后引兵井冈,建立根据地,点燃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1965年3月,他会见叙利亚客人时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秋收起义之后,穿长衫、拿笔杆子的毛泽东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磨砺了“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血性,铸就了“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战魂,最终历练成为用枪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军事统帅。他的诗词也告别了书生意气,充满革命战争的炮火硝烟。“旌旗”“鼓角”“壁垒”“战地”“行军”“枪林”“鏖战”“弹洞”“远征”等描写战斗、

战役、战争的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他的军旅诗词当中。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时抚今追昔,由衷感慨:“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英雄驱虎豹

毛泽东的奋斗人生是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一个缩影。遵义会议之前,他历经坎坷,《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是他逆境人生的感怀之作。他不坠青云之志,表达“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气度,舒展“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豁达胸襟,讴歌“今朝更好看”“风景这边独好”的锦绣河山。他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低迷哀婉,盛赞“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壮美秋景,生动展示了毛泽东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伟岸人格。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注入了“党指挥枪”的铁血军魂,使其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严峻形势,“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

冲霄汉”,不断取得“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一个个胜利。面临“路隘林深苔滑”“赣江风雪迷漫处”“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恶劣环境,“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雪里行军情更迫”“大军纵横驰奔”。面对“强邻蔑德”“人执笞绳,我为奴辱”的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人“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北上抗日,“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筹帷幄,“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满掌频翘望,凯歌奏边城”。即便迎来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保持谦虚谨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血性精神依然不减当年。他热衷于挑战自然,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北戴河搏击海潮,到“风吹浪打”的万里长江迎风斗浪。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他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武汉的龟、蛇二山隔江对峙,新中国成就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血吸虫导致“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使“六亿神州尽舜尧”,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送瘟神”凯歌。面对国际霸权主义,毛泽东铁骨铮铮,始终保持着“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英雄本色。



送别同学

□ 张琳

缓缓地你走了
正如我缓缓地来
你久久地招手
惜别校园的楼台

湖心中的天鹅
静静地在湖面远眺
在掠燕湖的柔波前
你重新披上了征袍

那湖畔的柳枝
比初春时的更长
波光里的清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那窗窗外的绿荫
不是青松,是鲲鹏
昂首在云水间
准备着飞向那长空

长空,借万里雄风
向远处更远处进发
满怀崇高理想
在理想照耀下放歌

今日发声高歌
歌声是出发的号角
飞燕也为你吟唱
吟唱是明天的捷报

坚定地你走了
正如我坚定地来
你挥一挥挥手
焕发出奋进的神采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部]

唱响这支歌

□ 周铁钧

这支歌回荡脑海、胸中弹拨
这支歌融汇血液、心头铭刻
从延安窑洞明灯不熄
到开国大典礼花绚烂
这支歌描绘未来、辉映山河

这支歌豪迈雄壮、气势磅礴
这支歌昂扬奔放、激情似火
新中国航船鼓起风帆
到改革开放巨轮劈波
这支歌引领征程、穿越坎坎

这支歌康庄奏凯、初心明澈
这支歌砥砺前行、传承重托
党的百年诞辰辉煌时刻
我们同心唱响这支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者系辽宁省义县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

人生最美少年时

□ 淼淼

少年与老年相对,是介乎童年和青年之间的年纪。中国人不乏少年意趣,对少年的赞叹、回忆和追寻,在中国文字的海洋里俯拾皆是。

从碎叶城一路走到长安,“谪仙人”李白狂狷睥睨、豪气干云。据说他少时曾与恶少缠斗街头,如《侠客行》中所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的世界属于少年:“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忽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忽然“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忽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少年也是盛唐气象的化身。一个强大的时代与帝国,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的抱负,醉卧沙场的豪放不羁,折柳霸陵的离愁别绪,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大唐精神。大唐少年是洒脱的,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不会为几两银子而妥协,不会为世俗的算计而苟且。天地如此广阔,世间始终美好,生命喷薄无穷的精力,生活充满无尽的可能,光明像恒河之沙一样取之不竭。因为背靠永恒,所以逸兴遄飞。杜牧“春风细雨走马去,珠落璀璀白罽袍”,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韦庄于唐末战乱入蜀,羁留终老,官至宰相,却无法忘却江南的少年时光,写下了“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词句。银鞍白马的如玉少年,在小桥旁稍驻,引来无数赞叹与思慕,这一画面永远定格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当中。

宋词里更不乏“不似少年时”的感叹。苏轼诗词中少年意象出现了50多次,除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幽默,更多是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感慨,从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少年周郎联想到自身的早生华发,于孤馆青灯之中遥想同弟弟苏辙一起初入京城,“似二陆(陆机和陆云)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踌躇满志。辛弃疾一面调侃“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幼稚矫情,一面用《定风波·再用韵》劝慰朋友卢彦德珍惜年少、大显身手、恢复河山:莫望中州叹黍离,我已经“老去不堪”,早想“归卧。青山活计费寻思”,你若要振奋精神,“看君斩将更塞旗”,毕竟我不待我,我们都已经满嘴胡子拉碴,“须髯不似少年时”了。

少年注定要成长。不是所有的成长都很美好,大多成长必然伴随煎熬。少年、中年、老年的生命渐进,究竟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的幸福,还是像柏拉图所感叹,来自彼岸理想世界的纯洁羽毛,在现实的不完美中一点点沉沦?当由少而长的历程,与由盛而衰的家道变异、世态炎凉交织,更让人心境起伏跌宕。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少年“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挣脱罗网的黄雀成了身陷软禁曹植的精神寄托,才高八斗的少年终究抵不过坎坷人生的震荡,建功立业的风骨消磨为优游卒岁的年华。墨子悲痛于染丝,阮籍痛哭于穷途,多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

在现实冲刷面前酒被清愁、花销英气,多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的少年轻狂,变成“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中年落寞,甚至“小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老年苍寂。然而岁月偷走了年华,却偷不走心境。少年也会超越自然年龄,像淘气的伊卡洛斯,哪怕注定被太阳烤化蜡做的翅膀,也义无反顾向着自由的天空飞翔。

家国丧乱、山河易鼎之际,少年的成长则充满身不由己的沧桑,多了苍凉悲壮的况味。“安史之乱”后的杜甫追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靖康之耻后的陈与义怀念20年前“忆昔年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岳飞在《满江红》中以少年精神激励人们重整河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16岁抗清少年夏完淳在绝笔《别云间》中写下“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在山河飘絮中,少年人的心事微茫,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赋予了青春以无限沉重与悲情。

从社会学上讲,少年成长是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人走向群体、从认知走向实践的过程。英文里 youth、teenager、adolescent、juvenile 都有少年之意,相比之下 teenager 这个词最为形象,“teen”的词根更让人联想到13岁到20岁的年龄特征。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被公认为欧洲成长小说和教育小说的范本,在挫

折中成长,在磨难中学习,从而塑造出真与善的成熟自我。从威廉·迈斯特、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到托马斯·曼的魔山,从伪币制造者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直到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异彩纷呈的少年成长故事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永恒主题,也代表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人生指南的高光时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青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杨沫的《青春之歌》、路遥的《人生》,都深刻改变了一代中国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在这芦苇的深处,总有几片通向过去的旁枝,那拒绝成长而又不得不成长的倔强,就以回忆的名义保留在情感深处,在晦暗的岁月里慰藉着天涯羁旅的灵魂。“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当少年已不再少年,就只能选择内心活在少年、爱着少年,既然往事无法重现,就把追忆作为停靠心灵的港湾。

